

浪子回頭 ——原住民學生的適應力

放蕩者の改心——原住民学生の適応力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bout School Adaptability of Aboriginal Students

文 | 官大偉 (本刊本期主編)

圖 | 編輯部

常見對於原住民人物的介紹，皆著重於「成功」人士的「成功」事蹟，對於挫折的一面則較為隱晦不談，一方面是因為書寫者通常希望藉由成功經驗，激勵閱讀者有為者亦若是的效法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被介紹的人未必會願意說出自己的挫敗經驗。面對挫折是難堪、卻也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筆者身為原住民，深知原住民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要遭遇許多非原住民學生所不會遭遇的壓力，這些壓力有來自於身分認同的問題、文化差異的問題、生活調適的問題，有經濟上多一層的困境，也有經加分入學後學科能力低於

同儕的事實。這些壓力，在經過教育統計後化為冰冷數據，但是對原住民學生而言，卻是許多人年少歲月中真實的、辛酸的、奮鬥的、掙扎的故事。

原住民學生的中輟、休學、退學比例皆高於一般學生

按照最新的統計資料——教育部統計處所做之「98學年原住民學生概況分析」，雖然原住民學生的中輟、休學、退學情況已逐年略有改善，但比例仍高於一般學生。在97學年度，原住民國中、小學生的中輟率，較一般學生高

浪子回頭——原住民學生的適應力



插畫設計/陳文宏

表1：93-97學年國中小中輟生-按學生身分別分

| 學年度 | 93 | 94 | 95 | 96 | 97 |
|-----------|-------|-------|-------|-------|-------|
| 曾輟學人數 | 8,168 | 7,453 | 6,194 | 5,768 | 5,043 |
| 一般學生 | 7,050 | 6,461 | 5,403 | 5,006 | 4,347 |
| 原住民學生 | 1,118 | 992 | 791 | 762 | 696 |
| 該學年輟學率(%) | 0.28 | 0.27 | 0.23 | 0.21 | 0.19 |
| 一般學生 | 0.25 | 0.24 | 0.20 | 0.19 | 0.17 |
| 原住民學生 | 1.51 | 1.33 | 1.06 | 1.02 | 0.94 |
| 復學人數 | 5,786 | 5,668 | 4,899 | 4,737 | 4,214 |
| 一般學生 | 5,015 | 4,895 | 4,284 | 4,104 | 3,636 |
| 原住民學生 | 771 | 773 | 615 | 633 | 578 |
| 復學率(%) | 70.84 | 76.05 | 79.09 | 82.13 | 83.56 |
| 一般學生 | 71.13 | 75.76 | 79.29 | 81.98 | 83.64 |
| 原住民學生 | 68.96 | 77.92 | 77.75 | 83.07 | 83.05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98學年原住民學生概況分析」，第17頁)

出約0.77個百分點；原住民學生大專生的休學率，較一般學生高出約2.31個百分點；原住民學生大專生的退學率，較一般學生高出約2.38個百分點（參見表1、2、3）。這樣的數據不僅顯示出原住民學生和一般學生之間的差距，也顯示出愈到高等教育差距愈大的現象。

制度性的支持系統有其必要性

根據同一份統計分析，原住民大專院校學生因為經濟因素而休學的原因高出一般學生5個百分點；而原住民國中、小學生隔代教養、單親家庭、低收入戶的比例分別高出一般學生3至9個百分點。這樣的分析指向原住

表2：97學年大專校院學生休學概況

| | 學生總計 | 休學率% | 休學人數 | | | 因病 | | 因經濟因素 | | 其他原因 | | |
|-------|------|-----------|-------|--------|--------|--------|-------|-------|-------|-------|--------|--------|
| | | | 總計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
| 總計 | 計 | 1,337,455 | 6.87 | 91,836 | 53,020 | 38,816 | 2,332 | 2,845 | 5,049 | 5,611 | 45,639 | 30,360 |
| | 公 | 422,736 | 7.60 | 32,125 | 18,747 | 13,378 | 853 | 933 | 1,275 | 1,218 | 16,619 | 11,227 |
| | 私 | 914,719 | 6.53 | 59,711 | 34,273 | 25,438 | 1,479 | 1,912 | 3,774 | 4,393 | 29,020 | 19,133 |
| 原住民學生 | 計 | 16,418 | 9.15 | 1,502 | 707 | 795 | 22 | 61 | 92 | 156 | 593 | 578 |
| | 公 | 4,518 | 10.05 | 454 | 256 | 198 | 10 | 9 | 33 | 25 | 213 | 164 |
| | 私 | 11,900 | 8.81 | 1,048 | 451 | 597 | 12 | 52 | 59 | 131 | 380 | 414 |
| 一般學生 | 計 | 1,321,037 | 6.84 | 90,334 | 52,313 | 38,021 | 2,310 | 2,784 | 4,957 | 5,455 | 45,046 | 29,782 |
| | 公 | 418,218 | 7.57 | 31,671 | 18,491 | 13,180 | 843 | 924 | 1,242 | 1,193 | 16,406 | 11,063 |
| | 私 | 902,819 | 6.50 | 58,663 | 33,822 | 24,841 | 1,467 | 1,860 | 3,715 | 4,262 | 28,640 | 18,719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98學年原住民學生概況分析」，第18頁)

表3：97學年大專校院學生退學概況

| | 學生總計 | 退學率% | 退學人數 | | | 因學業成績 | | 因操行成績 | | 因志趣不合 | | 其他原因 | | |
|-------|------|-----------|------|--------|--------|--------|--------|-------|-----|-------|--------|--------|-------|-------|
| | | | 總計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
| 總計 | 計 | 1,337,455 | 5.39 | 72,105 | 43,034 | 29,071 | 10,070 | 3,171 | 504 | 236 | 26,403 | 21,073 | 6,057 | 4,591 |
| | 公 | 422,736 | 3.42 | 14,473 | 9,377 | 5,096 | 2,364 | 557 | 33 | 30 | 5,029 | 3,295 | 1,951 | 1,214 |
| | 私 | 914,719 | 6.30 | 57,632 | 33,657 | 23,975 | 7,706 | 2,614 | 471 | 206 | 21,374 | 17,778 | 4,106 | 3,377 |
| 原住民學生 | 計 | 16,418 | 7.77 | 1,275 | 594 | 681 | 140 | 124 | 23 | 19 | 344 | 410 | 87 | 128 |
| | 公 | 4,518 | 5.91 | 267 | 154 | 113 | 40 | 11 | 3 | 2 | 89 | 55 | 22 | 45 |
| | 私 | 11,900 | 8.47 | 1,008 | 440 | 568 | 100 | 113 | 20 | 17 | 255 | 355 | 65 | 83 |
| 一般學生 | 計 | 1,321,037 | 5.36 | 70,830 | 42,440 | 28,390 | 9,930 | 3,047 | 481 | 217 | 26,059 | 20,663 | 5,970 | 4,463 |
| | 公 | 418,218 | 3.40 | 14,206 | 9,223 | 4,983 | 2,324 | 546 | 30 | 28 | 4,940 | 3,240 | 1,929 | 1,169 |
| | 私 | 902,819 | 6.27 | 56,624 | 33,217 | 23,407 | 7,606 | 2,501 | 451 | 189 | 21,119 | 17,423 | 4,041 | 3,294 |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98學年原住民學生概況分析」，第19頁)

民學生在求學過程中遭遇的適應問題有其結構性的因素，因此，透過制度性的措施協助原住民學生在各個階段克服問題、順利完成學業，就有其必要性。

本期之【校園報導】特別介紹了一般大學、醫學院、警校、師範、技職等不同體系中的原住民學生適應問題與支持系統，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全貌的觀點，並引發進一步制度改進的思考。

統計數據之外的適應過程

統計數據顯示了結構性的因素和制度性支持的必要性，而那些個人的經驗，則是映照出統計數據所看不到的適應過程。

筆者本身為泰雅族人，出生於民國六〇年代，自幼被父母送到平地的天主教國小念書，或許是老師們有心栽培，印象中當同學們在午睡時，我常常是被老師叫到圖書館，要求在午睡時間的一小時內，寫出一篇作文，也被刻意訓練參加校、內外的演講比賽、才藝競賽。

在當時封閉的社會氣氛下，我只知道自己是山地人（當時尚未出現原住民一詞），知道自己假日回到的山上是和平地不一樣的地方：一回到山上，爸爸會和叔叔伯伯們高興地喝酒，姑姑阿姨會在廚房熱情地擁抱我，我可以和堂哥堂弟到河邊游泳烤肉、在竹林裡玩耍；在教會學校，我則被修女教導吃飯的時候不能講話，在走廊上不能跑步，每天要準備乾淨的手帕衛生紙、把皮鞋擦得雪亮。

我的母親是平地人，當時她嫁給我的父親，在社會中算是少數，在她的家庭中也鬧了一番革命，她因此更加要求我在學業上要有好的表現（這或許是我被送到教會學校的原因），希望藉此證明她的選擇是對的。我到了國中，帶著國小天主教貴族學校所訓練出來的菁英優越感（據母親說，我的小學學費每學期要5千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母親常常必須向親友周轉，才能付出我的學費），卻也因為自己是山地人而有一種似乎天生低人一等的

不安。

國中畢業參加高中聯考，全校只有我的准考證和別人顏色不一樣，聯考時最後一堂考試，監考老師盯著我許久，讓我非常不自在，終於在我交卷的時候，他問我：「你是僑生嗎？」我回答：「不是，我是山地生」，然後快速地交卷走出考場，心中卻不斷地想著，我明明能力不輸別人，為什麼要拿和別人不一樣顏色的准考證？

放榜的那天，我考上新竹地區的第一志願，果然是不用加分就已經達到錄取標準，但我已經知道我高中三年將會因為和別人的准考證顏色不一樣而有不同的身分。向學校報到的前一天，我和父母鬧起彆扭，告訴他們當山地人很丟臉。他們不理我，讓我獨自一個人悶悶不樂。一直到那天晚上，我氣消了，母親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如果你因為當山地人而感到丟臉，你就要更努力讓你的小孩不要因為當山地人而丟臉」。



放榜的那天，我考上新竹地區的第一志願，果然是不用加分就已經達到錄取標準，但我已經知道我高中三年將會因為和別人的准考證顏色不一樣而有不同的身分。



有時候，我也會自問，為什麼自己念碩、博士班的課業表現和大學的課業表現有如此大的不同？我想師長的幫助真的是最大關鍵，而自己先幫助自己，則是讓師長看到你需要幫助的第一步。

母親的話我銘記在心。一到高中遇到的是來自更大地區、更多成績優秀的學生，我的成績起伏，但總是不忘要努力用功念書，三年間我都寄住在新竹市區的外婆家，只有在假日回家和父母、妹妹相聚，寒暑假期間則回到山上幫忙種香菇。外婆對我照顧無微不至，唯一讓我深刻感受到父母不在身邊的苦處，是幾次遇到生病感冒時，發著燒、全身痠痛，卻還必須頂著寒風、拖著病體騎腳踏車去診所看病的時刻。當時的我以為，只要有錢，就不會讓我的小孩因為當山地人而丟臉，於是我立志考上最能賺錢的科系。

北山聯帶來轉捩點 兩度告別學校

大學聯考放榜，我考上陽明醫學院的醫學系，大一的成績平平，有一科被當，也有幾科在班上算是高分；如果我就這樣平平地念下去，或許人生會不一樣。但是，在大一寒假那一年，我的人生卻面臨了一個轉捩點。我的妹妹當時在念銘傳商專，從學校的山地生社團帶回來《高山青》、《獵人文化》等刊物，我看完之後無法克制地淚流滿面，終於知道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是因為一種叫做「種族歧視」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因為我自己努力不夠。我向妹妹打聽了她所參加過的「北部山地大專生旅北聯誼會（北山聯）」活動，然後主動拜訪了當時北山聯的會長，告訴他我想加入這個團體。

在「北山聯」中我認識到原來「山地人」有那麼多種，原本我一直以為Tayal就是「山地人」。我在許多學長姐的身上學到做為山地人

是一件驕傲的事情，意識到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是重要的，也明白了只有自己努力不足以讓我的小孩不會因為當山地人而丟臉，而是要去改變這個社會結構性的不公。於是我漸漸覺得「北山聯」才是我真正的家。我和我在「北山聯」的家人一起上街頭、參加遊行，一起返鄉服務，一起在杯盤交錯中高談闊論，一起在夜深人靜時為改變民族的命運許下誓言，而醫學院的同學則是愈來愈疏離，我不覺得他們能夠真正瞭解我。

醫學院的生涯在兩年後因為缺課、沒有參加考試，終於面臨被退學的命運。當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因為自認為有更重要的使命在等著我。憑藉著國、高中打下的底子，我重考進了台灣大學，然而選擇進入台大的原因無他，只是因為台大原住民學生比較多。我在台大念的是工學院，但我的生活早已和計算、結構、力學的嚴謹規律相去甚遠。

社會運動在街頭的日子，因為積極參與，



第三次選我土地運動遊行於台大校門口集合（1993年）。
（圖片來源：翻拍自《臺灣原住民民族史料彙編（下）》，頁878）



原住民大專學生組隊參加連團體抗爭遊行（1991年）。
（圖片來源：翻拍自《臺灣原住民族史料彙編（下）》，頁1026）

我多次成為遊行抗議的學生代表，我在宣傳車上發表談話，在咖啡廳和運動前輩草擬運動宣言，我充滿改變這個社會的熱情，選修了許多社會人文的課程，卻對自己系上的課程興趣缺缺，和系上的關係比在醫學院時期更加疏離，幾乎不認識我系上的同學。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知道轉系這回事，或許我可以更早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惜當時並沒有人給我指點。幾年下來，終於成績單告訴我又到了要向學校說再見的時候。

按表操課之餘 焚膏繼晷苦讀

離開學校去當兵，是一段靜下心來面對自己的時光。有一天，休息時間我在寢室發現一本老舊的空中英語雜誌，隨手翻翻，不自覺地跟著內容念了起來。忽然驚覺自己曾經在學術殿堂不知珍惜、荒廢了許多時光，而在軍營裡面無書可讀，連一本空中英語雜誌都念得津津有味，這是多麼可笑又諷刺的事情。

當兵的生活，外在的我每天跟著命令接受操練，內在的我卻思緒沸騰，我回想過去的幾年，明白到熱情不足以改變這個社會，知識才是力量。部隊下基地到恆春打演習，一天早點名時，營長在訓話，我出神望著遠遠的山頭，

看著太陽慢慢地升起露出光芒，我心中也升起一個念頭：我要去念研究所，而且我要去念政大民族所。於是，我向朋友借來書籍，在軍營中趁著晚上的休息時間看書，假日也留在營裡看書準備考試，營長發現我在準備考試的事，幾次我熬夜看書睡過頭，營長便交代部屬讓我多睡一點，不用叫我起來早點名。

進入研究所，我真正感受到念書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快樂到念完碩士班還覺得不夠，畢業那一年又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展開一段海外求學旅程。在碩士班期間，一直到我博士班畢業，受到許多師長的幫助，我回國擔任教職，時時想起這些師長的恩惠，我想對他們最好的回報，就是把他們對我的幫助，傳遞到我的學生身上。有時候，我也會自問，為什麼自己念碩、博士班的課業表現和大學的課業表現有如此大的不同？我想師長的幫助真的是最大關鍵，而自己先幫助自己，則是讓師長看到你需要幫助的第一步。

坦然面對過去 走出美好未來

原住民學生求學過程中的挫折有結構性的問題，也有個人適應能力的因素，我們必須在制度上求突破，也必須意識到個人的努力是走出困境的關鍵。本期《原教界》邀到七位朋友，在【原教前線】中訴說自己的故事，這七位朋友現今在社會上都有相當的成就，但求學過程中卻曾經遭遇了退學、肄業、重考、輟學等挫折。他們願意將自己的適應經驗、生命轉折，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過去，與原住民學子分享，無非是希望讓現今正處於求學階段的原住民青年朋友，能夠避免重蹈覆轍，更希望有過失意、沮喪、困惑的青年朋友看到這些經驗，可以體會到唯有坦然地面對過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來。◆